

帶血的馬櫻

朱柄戏剧影视作品集

朱柄 著



PDG

序

金 重

朱柄同志是云南剧作者中较早从事戏剧创作的人之一，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他写的滇剧《老树红花》已获得戏剧界同事、朋友及观众的赞誉。以后他又相继创作了一些滇剧、花灯、彝剧剧本，即使在他担任楚雄州文化局副局长的行政职务之后，依然笔耕不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楚雄州的戏剧创作群体中，他是写作勤奋的一个作者，算来，他的写作生涯也有二十多年了。如今，这个集子汇集了他所创作的部分剧作，从中，读者可以窥见他多年来在戏剧创作方面体现出来的辛劳。

本集共有九个剧本，计：电影文学剧本一个，彝剧三个，滇剧一个，花灯四个。电影文学剧本《李文学》写哀牢彝族起义领袖李文学所带领的义军与清军的斗争，着重写了李文学的起义与解救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的两段事迹。其间穿插了李文学与阿吉玛的爱情。在清代的云南地方史中，李文学起义是文学工作者注目的史实，朱柄以这一史实为题材，还有一个原因，这是他所关心的乡土题材，由他写来，更为亲切。

四个彝剧中，《带血的马樱》是民间传说改编的，其实

已经带有很大的创作成份。这个题材虽然已有作者写成舞剧，但朱柄在剧中的处理有他自己独到之处。比如，设计了在两个对立的土司集团之内，都各有一个“背叛者”。而这两个人都爱着同一个人——咪依噜。因而使“土司抢美丽的民女”这个老框架具有一些带个性的艺术构思，虽然这一构思还嫌未能适当展开，已使它有别于同一题材的舞剧。

另一个彝剧《杨梅红了的时候》是一个现代题材剧目，它通过阿祥、麦妮、木古、普旺、普岩等人的活动与冲突，通过办果品厂、木材厂的波折来表现彝家山村在改革开放中的艰难步履。着重批判木古为代表的封闭观念与普旺兄弟的取巧思想，表彰阿祥在开放中不忘助人为乐的品质。剧本虽然写得稍嫌简单一些，但依然使人感到彝寨的某些新鲜气息。

滇剧《小院春秋》处理的也是现代题材，主要写在改革开放中两种不同的致富道路，一种是靠劳动致富，另一种是靠骗人致富，这一题材在当前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这个集子中的四个花灯剧，有一个是传统花灯，其余三个都是现代题材剧目。传统花灯剧《逃婚记》写一个再婚妇女由于她对继子与亲女婚姻的无理阻碍而因起的逃婚。花灯现代题材剧《恭喜发财》写左的影响在今天农民心中的遗留，这两个小戏至今都还有它们的一定社会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它们还不怎么丰满，而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作品，还是为我们留下一些脚印。

我以为现代题材花灯剧《上梁大吉》与《摔碗记》是本集中最值得读者重视的两个作品。《上梁大吉》写一个劳动致富的农民在盖房时，却受到一个依仗当县委书记的儿子的

权位的乡霸的无理取闹，偏偏这个儿子是个清廉的好党员，支持了正义，批评了自己的父亲。这个戏的好处是它反映了农村中较复杂的斗争，它在剧中写了两种基层干部，一种公正的，一种阿谀奉承的，这些人都卷入了剧中所设置的主要冲突。剧中出现的县委书记，是一个公正清廉大义灭亲的人物，写得还是朴实可亲的。在艺术上这个剧目超越了一些农村题材剧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单调直白的写法，注意了冲突的设置、矛盾的交错等等。《摔碗记》虽然是从服务态度的变化这一角度来写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变，但在艺术形式上注意视听效果，利用空间和戏剧处理来制造“戏”，可惜结尾处草率露骨了一些，但对舞台形式的追求还是值得赞许的。

总观朱柄同志的剧作，优点是朱柄出身在农村，他熟悉了解农村，他的剧作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富于生活气息。同时，他熟悉云南的地方剧种滇剧、花灯及民族剧种彝剧，多年来在楚雄地区建设这些剧种中费尽心血，创作不过是他扶持这些剧种的诸种行动中的一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剧作，我们就会觉得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特别是在他担任了行政工作之后，依然不放下笔杆，是很值得人钦佩的。楚雄州地方剧、民族剧的建设，有许多人的心血注入其间，其中朱柄同志的辛勤劳动可以说付出得更多。

我和朱柄认识得很早，文革前我还在文化厅工作时就和他相识了。文革后我们重新相见，知他依然在写作，十分高兴。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时相见，他为人坦率、诚实，从不在人后搞小动作。由于这些，我很乐意写这篇短文，向他致敬，并纪念我们的友谊，祝他在创作中取得更丰硕的果实。

一个朴实无华的辛勤耕耘者

写在朱柄同志《带血的马樱》戏剧影视集出版之际

顾 峰

朱柄同志从参加工作就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我和他由于工作都一样，我在昆明筹建昆明市戏剧研究室时，他也在楚雄筹建楚雄州戏剧工作室。每逢省里召开创作会或是戏剧理论研讨会，我们又相聚一起。他为人真诚，谦虚好学，且相当勤奋，许多同行都愿和他交往，并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我是楚雄人，对家乡的事特别关注，每逢州里举行会演或是办戏剧创作学习班，开创作会，只要我有空，均前往参加，总觉得为家乡办点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长期交往，对朱柄同志的敬业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和敬佩。从抓队伍建设到人材培养，几乎是从零开始，想方设法争取经费，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千方百计培养本地作者。有的业余作者，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离不开家，他还亲自到县上去作工作，甚至到作者的家中去说服动员，帮助安排好生活，使作者安心参加学习。

每次我见到他，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都有作者找他，不是谈创作就是讲工作中的困难，他总是热心热肠地帮

着出主意想办法。为了帮助作者改好作品，甚至将他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已构思的情节也让给了业余作者，作者们总是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从州戏工室调到州文化局任艺术科长、副局长。职务变了，但人却一点也没有变，平易近人，办事更加认真和专注，凡是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实干家。他兴趣爱好十分广泛，琴棋书画均有所钻研。除戏剧创作外，还写小说、散文、诗歌、理论研究文章等。

他的作品，也像他待人处世一样，朴实无华，毫不装腔作势。也许和他长期在基层工作有关，一是熟悉生活，二是知道群众喜欢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作品。因此，很受农村群众欢迎，有时春节来临，一些农村文艺骨干还主动找到门上请他帮写本子或是帮改稿子，他总是乐此不疲。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很受同行的尊重。有时和他在一起聊天，谈笑风生，出言不凡，生活阅历之深，知识面之广，让人折服。

搞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按理应有不少好作品问世，但他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组织工作和扶持培养业余作者身上，宁肯帮助别人多出作品，也不愿只顾自己埋头创作。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依然如故。可以说，为楚雄州的文化发展，他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工作调动的机遇，令人十分惋惜和感慨！

现在出版的这本集子，虽然不能代表他的整个水平，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来！

目 录

序	金 重 (1)
一个朴实无华的辛勤耕耘者	顾 峰 (4)
花灯剧	
上梁大吉	(1)
逃婚记	(36)
恭喜发财	(51)
摔碗记	(65)
彝 剧	
带血的马樱	(82)
杨梅红了的时候	(144)
擀毡匠办厂	(188)
滇 剧	
小院春秋	(204)
电影文学	
李文学	(218)
后 记	(294)

花灯剧

上梁大吉

人物：

刘长厚 50多岁。

满庚妈 50来岁。

刘满庚 20多岁，刘长厚之子。

兰 仙 16岁，满庚的妹妹。

张来喜 50多岁，满庚的大舅。

长 福 30来岁，村长。

吴秀玲 20多岁，吴振义之女。

吴振义 40多岁，村支部书记。

唐国安 50来岁，县委书记。

唐老贵 60多岁，唐国安的父亲。

唐小虎 20多岁，唐国安的侄儿。

时间：现代。

地点：滇中某农村。

第 一 场

〔金秋季节。

〔一株结满金色果实的老柿树横贯舞台，柿树左侧露出唐老贵家的砖墙屋角。右侧是刘家矮小的平房屋顶。柿树下

有石桌石凳；远景是丰收后的田野和秋色的山峦。

[欢快热烈的锣鼓声中，村长长福抱着“农业表彰大会”奖给的奖状兴高采烈上。

长 福：（唱）

表彰大会开心窍，
政策鼓劲党撑腰，
快马加鞭奔四化，
手抱奖状喜眉梢，
进村忙把长厚找。

（对内）长厚叔，长厚叔，快来看啊。

（刘长厚、满庚妈、张来喜上）

长 福：（接唱）

你扶贫济困风格高，
满庚的事迹也上了报，
我亲自来把奖状交。

刘长厚：奖状！

长 福：长厚叔，根据这次表彰大会的精神，你们承包的砖瓦窑还要再干大一点，你还得多培养几个徒弟。

刘长厚：等我把房子盖起来，还想搞个种猪场，为大家提供点好猪种。

长 福：长厚叔，你家盖房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刘长厚：木料也买回来了，满庚他们正在拉石头，马上就可以动手。

长 福：（唱）

恭喜你快把新房来盖好，

黄梅雨季不再把心焦。

刘长厚：（唱）

声声感谢党领导，

我是枯树逢春发新苗。

盖房正遇吉星照，

出头日子在今朝。

长 福：长厚叔，你们忙吧。我还要去看看李大爹他们的养鸡场，我为他们买了几本科学养鸡的书。

满庚妈：（感激地）村长，你来家里坐呀。

长 福：不啦不啦。

（长福下）

刘长厚：（喜不自禁）满庚他妈，快把大红对联贴上，他姐夫，马上动土开工！

（拖拉机声，吴秀玲上）

吴秀玲：长厚叔，砖瓦拉来了，满庚在拖拉机上等你们卸车呢。

满庚妈：（从屋内端出柿花）秀玲，你吃柿花。

吴秀玲：大妈，别客气。

（刘长厚、张来喜、满庚妈下）

吴秀玲：（环顾起柿树，感叹不已）多好的柿花树呀！

（唱）满树柿子金灿灿，

风吹枝动果飘香。

我与满庚一块生来一块长，

上学读书在一班。

前几年他家穷得丁当响，

我也曾暗中鼓励把他帮。

满庚他人穷志不短，

勤奋学习把技术钻。
苦心人终有好希望，
党的政策送来了雨露阳光。
靠科学穷变富人人夸赞，
满庚他有作为我满心喜欢。
知心话本应对他讲，
只是我话到口边难开腔。

(刘满庚上)

刘满庚：驾驶员同志，辛苦你啦。

吴秀玲：帮你家拉东西，连水都弄不到一口吃！

刘满庚：(风趣地)招待不周，马上改正。

(庚欲进屋拿水，玲止住)

吴秀玲：算了吧，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刘满庚：要不是忙，我一定为你准备两壶糖开水！

吴秀玲：别尽说过后话，要不是村长说情，我才不给你家拉呢！

刘满庚：那就更要加倍酬谢。

吴秀玲：你准备咋个酬谢？

刘满庚：精神物质都有一点。

吴秀玲：我说你呀！(唱)

真是一个死心眼，

弹不响的木三弦。

刘满庚：(唱)

招待不周请谅解，

谁敢得罪你驾驶员。

吴秀玲：满庚呀！(唱)

你看这柿花逗人爱，
金果玉叶枝相连。

刘满庚：（唱）

风吹雨打太阳晒，
枝繁叶茂果更甜。

吴秀玲：（唱）

曾记当年你在树上把它采，
我接果子就在这树下边。

刘满庚：（唱）

到如今你变它也变，
山乡人也换了新颜。

吴秀玲：（唱）

金秋硕果谁不爱，
莫辜负这九九艳阳天。

（刘长厚内喊：满庚，车卸完了）

（刘满庚匆匆下）

吴秀玲：满庚，满庚

（吴振义上）

吴振义：秀玲，哪个叫你给他家拉砖瓦？

吴秀玲：长福村长，还有……

吴振义：我这个支部书记说话还管用不管用？

吴秀玲：爹，满庚家的房子早就住不成了，现在人家有能力
盖，我们应该大力支持。

吴振义：盖什么房子，人家都告到乡政府去了……

吴秀玲：哪一个？

吴振义：唐老贵！

吴秀玲：他凭什么去告？

吴振义：人家是县委书记的父亲。

吴秀玲：那就更应该讲道理嘛。

吴振义：你给我回去！

吴秀玲：我不回去！（转身下）

吴振义：你给我站住！（追下）

（唐老贵和唐小虎上）

唐老贵：（唱）

可恼可恼真可恼，

刘家盖房我气难消。

下石脚把我家龙脉挖断了，

风水财路全弄糟。

气得我乡上把状告，

解决不好我决不轻饶！

唐小虎：（唱）

人家乡上才不听你这一套，

还说你封建思想的根太牢。

唐老贵：（唱）

快快向你二叔发电报，

就说我病重发高烧。

叫他快快回家来照料，

免得我人老受煎熬。

唐小虎：好，我就去！

（吴振义闻声上，讨好地对贵）

吴振义：老贵叔，你这是在发谁的闷火呀？

唐老贵：你是支部书记，刘长厚家盖房子挖了我家龙脉你们

到底管还是不管？

吴振义：他家都按政策规定办理了手续；再说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的事。

唐老贵：起房盖屋是台大事，你们应该管嘛！

（唱）

这地脉连着我家成一体，
走向朝东背靠西。
倘若是他破了我的风水地，
枉费我多年来一片心机。

吴振义：这么说，你家也想盖？

唐老贵：我早有这个打算，你得替我想想办法出个主意呀。

吴振义：你家国安现在当了我们的县委书记，这点小事还不好办吗？

唐老贵：（喜出望外）那就托付你啦。

吴振义：你老放心。

唐老贵：（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哎，你家秀玲姑娘很不错，
我有个侄孙子倒想和你攀门亲。

吴振义：只要你老看得上，这事好商量。

唐老贵：那好，改天我再托人到你家来正式提亲。

吴振义：你老办事总少不了礼性。

唐老贵：（得意地）哪里哪里，无媒不成婚嘛。有空来我家坐呀。（摇头晃脑下）

吴振义：（目送着唐，思索地唱）

盖房事牵涉到两家地面，
唐老贵气冲冲心照不宣。
他儿子刚从外边调回县，

当书记新官上任掌大权。

这件事我要是不理不睬，
得罪了唐家抓打不开。

(自言自语)对！我不能坐视不管……得认真研究研究！(急下)

(灯暗幕闭)

第二场

[翌日，中幕前。

(唐国安衣着朴素，身背帆布挎包上)

唐国安：(唱)

唐国安接电报赶回家境，

一路上急匆匆牵挂在心。

新时期“四化”征途催人紧，

工作繁忙重任在身。

几年来家中事无暇过问，

对不起年迈的老父亲。

此一次回家来多作安慰，

找乡亲作调查深入基层。

一路上干部社员精神振奋，

欢歌笑语洒满山村。

政策对头人人勤奋，

山新水新人更新。

兴冲冲快步过田埂……

(张来喜背木匠工具上)

张来喜：(接唱)

盖不成房子白操心。

唐国安：(看见人来，上前问路)同志，请问……

张来喜：你是……

唐国安：我是唐国安。

张来喜：(不安地)哦……对不起，我有事……

(匆匆欲走)

唐国安：(认出张来)你是李村的来喜哥嘛。

张来喜：(惊喜、愣住)你……你咋个会认得我张木匠？

唐国安：小时候你领着我们上山偷过人家的桃子，还摘过人家的石榴。

张来喜：你……还记得？

唐国安：咋个会记不得呢。

张来喜：(感叹地)唉！如今你当了大官，我可是高攀不上喽。

唐国安：来喜，咋个你也学起油腔滑调来啦！

张来喜：事实如此，有什么办法。

唐国安：我看不见得，要讲事实我倒该向你学习！

张来喜：我只会拉锯子，使憋力气。

唐国安：你懂木匠手艺，光这一条就比我强嘛！来来来，抽支烟。

张来喜：(忐忑不安地接烟)……

唐国安：你这是去给哪家盖房子呀？

张来喜：唉！盖什么房子，我是要回家。

唐国安：你姐夫他们还好吧？

张来喜：现在样样都好，就是……

唐国安：就是什么？说呀！

张来喜：一言难尽。我走啦。（匆匆下）

唐国安：（迷惑不解地追下）来喜哥，来喜哥……（追下）

〔中幕开。

〔拥挤不堪的刘家小屋前，新砌的半截砖墙，隔着一
条小巷，对面是唐家的院落。

（刘长厚心事重重上）

刘长厚：（唱）

只说是吉星高照上大梁，

又谁知凭空飞来祸一桩。

支书来阻挡，

唐家来刁难。

为盖房我没有把政策犯，

批准书还盖有大红公章。

这才是有理也难讲，

弄得我上下两为难。

（无奈向屋内喊：满庚他妈，满庚他妈）

满庚妈：（从屋内出惶惑不安地）又出了什么事啦？

刘长厚：拿点钱出来。

满庚妈：你要整哪样？

刘长厚：我去买点烟茶糖果，再买上两瓶酒……

满庚妈：你疯啦！（唱）

为盖房辛辛苦苦把钱攒，

平时你舍不得穿件新衣衫。

今天你充什么大手杆，